

近代九頭鳥的傳說

朱介凡

明、吳承恩「西遊記」，採擷了五代人鈔本「唐太宗入冥記」，宋元話本「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」，元、吳昌齡「唐三藏西天取經」雜劇，以及「永樂大典」一三三九卷所摘錄的「西遊記」，還積聚了許多民間神話傳說的創化，而寫成。吳承恩，嘉靖二十三年（一五四四）貢生，萬曆初卒，年約七十歲。他把前此的一切神話傳說，都盡量納入了「西遊記」。雖並未提到九頭鳥，却描寫了實為九頭鳥的精怪，第六十三回的「九頭駙馬」——原是九頭蟲精，遠看時一頭一面，近觀處四面皆人；前有眼，後有眼，八方通見；左也口，右也口，九口俱言。他顯大法力，在祭賽國下了一場血雨，污了寶塔，偷去塔中的舍利子佛寶。天神剿討時，被二郎神的細犬咬下一顆頭，負痛逃生，投北海而去。當孫行者、豬八戒與九頭駙馬打鬥，他騰空跳起，現了本像：

毛羽鋪錦，團身結絮。方圓有丈二規模，長短似蠶蠹樣式。兩隻腳尖利如鉤，九個頭攢環一處。展開翅，極喜飛揚，縱大鵬無他力氣；發起聲，遠振天涯，比仙鶴還能高唳。眼多炯灼幌金光，氣傲不同凡鳥類。這其實是所謂九頭鳥，但「西遊記」只給了他「九頭蟲」的名稱，好像唐宋以迄現代，我們稱虎為「大蟲」、蛇為「長蟲」一樣。第九十回又寫了「九靈元聖」——生有九個頭，九張口，原是救苦天尊騎的九頭獅子，因獅奴偷吃輪迴瓊漿，醉臥三日，他偷下凡塵。飛入玉華州城，一口噙唐僧，一口噙八戒，一口噙老王，一口噙大王，一口噙二王子，一口噙三王子，六口噙了六人，還空了三張口，發聲喊叫道：「我先去也！」後由天尊降服，騎回妙巖宮。

「西遊記」中的神鬼精怪，大都本於民俗傳說而來，非僅出自吳承恩個人才智文學想像的經營。所以，我們可認定，這九頭蟲與九頭獅子的說法，也應該是屬於前代與明清後代九頭鳥傳說的體系。

其一、所述九頭蟲「長短似蠶蠹樣式」，與宋、周密「齊東野語」引陸長源「辨疑志」所說，淳熙間，李壽翁在長沙所捕得的，「身圓如箕」；還有下述「稗史彙編」所說的，明、嘉靖間，白石山某村民所見，「其身如巨鼈」，三方面歸攏，看出此傳說的共同模式。

其二、「西遊記」六十三回，述九頭蟲既逃，孫行者止住豬八戒「且莫趕他」——「二郎與大聖（指孫行者）道：『不趕他，倒也罷了；只是遺這種類在世，必為後人之害。』」至今有個九頭蟲滴血，是遺種也。」按，九頭鳥被二郎神的細犬咬掉一頭，滴血而逃，乃是直到民國初年，北方鄉村，每年大除夕，都還盛行的謠俗傳說。

其三、九頭獅子雖非九頭鳥，却跟「楚辭」、「山海經」的神話傳說，那九頭蛇、九頭巨人、九頭狐、九頭虎，是同一系列的九頭精怪，淵源、傳承，緊相關聯。

明代的字書、類書、文史筆記，對於九頭鳥傳說的敘述，多照錄「山海經」以來的說法。但也有另為指陳。如明、王圻「稗史彙編」卷一五九：

明、崇儼「厭勝書」：鬼車九首，妖怪之魁，凡所遭觸，滅身破家，故名九羅。其掌之者，曰天血使者。然物可以類勝。羽毛中凡十種鬼車。畏之，宜用烹製，召巫為祭，畫像禳之。

嘉靖壬辰（一五三二）八月，大霧，至午而霽。白石山某村民，見一物自空墜下，其身如巨鼈，肉翅，一首在前，八首分列旁，目瞑不開，啾啾可惡。蓋此物乘露出食之，味美，或云即鬼車鳥也。然姚氏婦為女子時，父獵得鬼車，乃禽類，形如鴨

光緒、江蘇「嘉定縣志」卷八：

九頭鳥夜鳴，主風雨或海溢。喙銳，色灰，其聲似鬼，故又呼鬼頭鳥。諺云：「出窠風，進窠雨。」西向爲出，東向爲進，非必有出窠進窠之辨也。又謂一聲一隕血，血墜入屋，必有火災，然有時晴晝飛鳴，未見隕血也。王鳴盛詩：

秋河絡角月如弓，茅屋疏林遠火紅，

叫斷鬼車驚客夢，進窠有雨出窠風。

從崇明、嘉定兩縣志看來：

1 海上與荆楚以及廣西北流的鬼門關，地理環境，大有差異了，風潮鳥乃別名鬼頭、九頭。這鬼頭鳥，晴晝也飛鳴的。非屬貓頭鷹之類。

2 兩縣志，毫未提說到那傳說中的九頭特徵。

3 那麼，古代精怪傳說的九頭鳥，與風潮鳥之別名爲九頭鳥，就名同而實異了。也即是說，風潮鳥雖別名九頭鳥，却並非古代傳說那種有九個頭的怪鳥。

清、俞樾，以治經學名世。復於經學之外，博覽群書，天文地理，典章制度，文史雜俗，蟲魚鳥獸，乃至神鬼玄異，也多涉及。光緒癸未（二八八三），成「茶香室叢鈔」二十三卷，序謂「遇罕見罕聞之事」，以小紙錄出之，彙輯成書。後又續成「茶香室續鈔」二十五卷，「茶香室三鈔」二十九卷。言九頭鳥者，僅「叢鈔」卷二十三之中有一條，照錄明、鄭露「赤雅」之說，附記「太平廣記」引「續表錄異」鬼車的傳說，寥寥數語，所指事故，並未出唐宋間九頭鳥傳說的限度之外。

這也足以證明，在清代末年，那古代九頭鳥的傳說，其精怪玄虛的一派說法，不再有新的發展。要有麼，也只是各地年俗中一些瑣屑舊聞的陳話複述而已。

民國初年各地方志，對九頭鳥的敘述，半錄古昔傳說；半就當地情況，表示實證態度，確認其爲鳥有之物。如民國、浙江「杭州府志」卷八

九頭鳥，叢草中或得之。海寧州志。……

按聲如小雞，陰雨夜，有叢木處，每聞之。一名鬼車。

民國、江蘇三續「高郵州志」卷八：

民國七年陰曆二月，臨澤鎮民，夜聞大鳥飛鳴，其聲如弦，或云鬼車鳥也。至秋疾疫流行，死者甚衆，冬初乃止。是年，東鄉麥秋兩歧，歲大熟。

民國、浙江「定海縣志」風俗篇：

夜聞犬嗥如哭，或九頭鳥鳴，謂附近有鬼。按，九頭鳥，相傳一身十頭，一頭爲犬所噬，故餘九頭，滴血屋上，則懼不吉，其實並無此物。通常所稱九頭鳥者，實一種海鳥，俗所謂鉤聲者，因天將大風雨，徙至岸上而悲鳴耳。

民國、福建「閩侯縣志」卷二七：

九頭鳥，一首獨高，八頭瘦短，環列如葱管，其首鳴則八頭噴血，汚瓦脊者不祥。案，夜鳴其聲清脆，一氣八九響如連環。「八頭噴血」，可見玄虛傳說構想意境的發展。民國年代，關於九頭鳥爲不祥的迷信，仍然

有相當濃厚。張翔初「國人之迷信」：

九頭鳥，血滴屋上，將死人或遭火災。浙江九頭鳥，要死人。安徽徽寧

張有爲「華夏采風錄」，「河南的年節」：

俗傳一屆年節，諸鬼怪皆外出向人家討食。例須用紅紙條裹木炭，倚放門框或門檻外，叫「攔門槓」，以阻鬼怪侵入。院裏豎桅桿一，上懸燈籠曰「天燈」，相傳昔有九頭鳥，被二郎神楊戩斬去一頭，常年滴血，每逢除夕，必出飛鳴，血滴在誰家院內，其家必遭禍事，但此鳥見有燈光，即行遠避。

叔武「豫東春節」：

吃過晚飯，要「煥歲」。用直徑三三三的大銅盆，置天井間，裏面放些木柴、松柏枝、竹桿，把它點燃起來，火勢熊熊，劈劈拍拍亂響。老年人傳說：天上有個九頭鳥，被楊二郎的狗咬掉八個頭，每年除夕夜，到民間各家去觀光，牠的血滴到誰家，誰家就主一年不幸。牠若見你院中有火，又聽到劈拍劈拍的響聲，就繞道而行了，想來這也是燃放爆竹，驅逐山魃的遺風。按，豫西北也有此俗。除夕子夜，於院中天神龕前，燒柏枝，以驅九頭鳥，免其滴血家屋，引致災禍。樓桐孫「永康諺語謠俗」稿本：

九頭樹尖的鳥 這種人，往往是自恃聰明，像隻九頭樹尖的鳥，有意要向「尖刀尖，翻斜斗」。

「九頭樹尖的鳥」這句鄉土諺語，是否源起於九

頭鳥的說法呢？自為旁枝杈出的問題，且錄記於此，不必去探究它。

民國五十年代之後，由於科學知識的普及，很少有人再相信謠俗上的九頭鳥這種怪物了。大年夜，雖仍有點天燈的，人們只體會到「三十晚上的火，十五晚上的燈」，年節時日寒多夜的燈火，但取其溫暖、光明、吉利，以及神前「長明燈」之義，不再指說這乃是驅逐九頭鳥的習俗了。總之，我們現代人的知識了解，並不認為，宇宙間有九頭鳥這樣的飛禽。雖然，深山大澤，古老原始森林裏，以及荒島懸崖，人跡難至的地處，不免有些奇形怪狀的大鳥，牠罕於飛到外邊，人們不易碰見。國民大會代表王星舟教授，青少年時代，進出東北大森林，就有過這種經驗，我會建議他加以記述。

「九頭鳥」，在現代語言裏，乃另有所指。「辭源」：

時人以九頭鳥能預知一切，故以比聰俊者。後人更轉以譏狡滑之人矣。

所謂比聰俊，乃前述宋、張君房「脛說」三耳秀才的故事而形成的比喻。但那「天上有九頭鳥，地下有三耳秀才」的話頭，早已不再流傳了。正是「中文大辭典」所說：「今喻狡滑之人為九頭鳥。」

至於九頭鳥是怎樣能預知的？又如何轉為狡滑的性格？這兩方面的事態，傳說中並沒有提到。可推理的乃是，聰俊性格，失去了厚道以及但知有己，不知有人的盤算，與靈活應付的手腕，

這就形成狡滑的性格了。

現代最普遍流傳的風土諺語，有「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湖北佬」之說。相關的，還有：

天上獨怕九頭鳥，地上獨怕湖北佬。

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湖北佬；十個九頭鳥，當不得一個九江佬。長沙、張益弘述。

附帶的事象。清末民初的上海社會，最是欺負外鄉人，不僅打官話的北京官老爺們乍履斯土，會心有所畏，連鄰近的浦東人，也怕這十里洋場。只有「阿拉寧波」因在各行各業上吃得開，和湖北佬的「九頭鳥」名聲奪人，雖初到上海，上海人可就是不敢對這兩地方的人欺生。

按，現代風土性的諺語，流傳了很多地方間相互貶說的話頭，像「京油子，衛嘴子，保定府的狗腿子」之類，比之明代以前為盛。清、杜文瀾「古語諺」一百卷，和本人四十多年來蒐集全國各地諺語的攏總比較，可證。這些貶責性的風土諺語，極少見於明代前諺語書冊，也少見於明代前一切著述的引錄，因而斷定其絕大部份為清代所產生，似乎為當時滿清政府有意無意的縱容，乃至主動的散布幾句，發生離間作用，也不一定。不知我這種直覺想法，對不對？還有，時代進步，自也是一種因素。由於火車、輪船的交通便利，不像從前，跋涉幾百里以外，即感到大不容易；人們旅行外鄉者既多，各地方風土民情的比較，自然在識見上有所體認，而起了一些批評性的說辭。像「人到蘇州老，船到揚州小」，「湘女多情」，「陝西人，生的悶，出門拿一條棍」這類諺語。其中，更有的是鄉土社會揚己貶人的說辭。

武漢是一大會，南北水陸交通的中心，外鄉人來此，從「車、船、店、脚、牙」下層社會的接觸上，不免感到本地人之欺生、狡滑、難纏（註三）。李少陵「駢虛雜憶」67「天上九頭鳥」條，有親身體驗的詳盡敘述：

為什麼大家都說，「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湖北佬」，而不說湖南佬？江西佬？安徽佬？四川佬？河南佬？要知在海禁未開之前，上海還是一個海邊村落，漢口便是水陸交通便利的紐約市、巴黎市。他的地位，已取「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上揚州」的地位代之。凡是交通便利的地方，人民的知識，開發較早；人民的生活，競爭較烈；人民的交往，狡詐較多。因此武漢三鎮以外的各省人民，都討厭他們。因為做生意做不過他們；要花頭，要不過他們；說話，說不過他們，甚至打架，他們人多，又是坐地虎，也打不過他們。這樣「討厭」的人，人人見而生畏。武漢又是湖北的代表，本來是「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武漢佬」；武漢二字比較生疏，便變成湖北佬了。

凡是山道人，無不討厭水邊人。從前山地同胞，每天要殺幾個水邊人祭天，一點也不奇怪。曾國藩練湘軍，只要你說聲住在湘江洞庭的水邊，就是兩個山字「打墮」，請你出去。我是長沙人，外縣人看見長沙人，就有點頭痛。「長沙裏手湘潭漂，湘鄉唔牙做牛叫」——裏手，就是事

事內行；漂，就是到處活動；只有湘鄉人，唔牙唔牙，既不裏手，又不會漂，好像蠻牛一樣，動起手來，打你一個痛快，看你裏不裏手，漂不漂？……外縣人稱長沙人為「沙腦殼」，這個名詞，包括滑頭、渺小、不誠實、不結實之意，雖沒有九頭鳥那樣嚴重，也相去不遠。

外縣人對長沙人如此，外省人對武漢人亦如此。當我第一次往上海讀書的時候，親戚朋友，叮嚀囑咐，要我特別留心扒手和九頭鳥。因此，我一路謹謹慎慎，不敢和任何人談話。漢口上岸的時候，我的行李，自己背上，不請伙子；那碼頭上的工人，制止我不能自背，我因年輕，不敢違拗，只好讓他們去挑。到了旅館以後，每件行李，索取銅元二枚，比長沙高出一倍。旅館也比長沙貴得多。我吃了這個大虧，無法洩恨，只好用鉛筆在旅館壁上，寫上那兩句話：「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湖北佬」。我第二次到漢口，住黃陂街，和妹妹夫同住一起，因時間較久，漸漸認識了不少湖北人，講講笑笑，熱鬧鬧鬧，我始終沒有感覺到他們有半點九頭鳥的味道，除掉碼頭上、旅館中，有些無法避免的爭吵糾紛外，漢口市面秩序，至為良好，連流氓地痞，也很少發現。因此我感覺我們過去的成見，實在對不起湖北老鄉。漢口如此，武昌漢陽更不必說了。

年事既長，所認識湖北老鄉亦愈多，

我至今舉不出一個湖北人有九頭鳥的味道。這幾年，每天和一位湖北朋友吳昌標先生，厮混在一起。因為吳先生的關係，我與湖北朋友的交往，愈見增多，截至目前止，我還沒有發現一個九頭鳥。反之，我倒發現了他們的忠實、熱忱、智慧、才能，至少要比我高明很多。

同盟會的革命重點，由廣東遷移到湖北，湖北人參加革命運動，是比任何省人要來得踴躍。辛亥首義，因此便在武昌發生。以我個人的看法，這個革命運動重心，假若不能遷移到湖北來，革命成功的日期至少還要拖長三年五載。在此三年五載之中，犧牲之大，當然無法估計。是湖北對於國民革命，確實盡了最大的責任。我們還能用「九頭鳥」三字以侮辱湖北人麼？

相傳：張居正為相時，大權在握，整頓吏治，聲譽日增。患病時，各地官紳，為之建醮者甚多，跡近鋪張，事為九大御史前後參奏，而張之地位，始終未見動搖。反之，九大御史反為張居正一一整肅，因此當日民間，乃有「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湖北佬」之謠。九頭鳥再厲害，還敵不過一個湖北佬。由這個說法，九頭鳥係指九御史，而非指湖北人。據龔德柏先生言，張居正勢力日張，頗有取代明室之可能，這九頭鳥的謠傳，是當日政敵散佈出來以攻擊張居正的，這話頗有道理。

湖北人之被譏為「九頭鳥」，乃由明、張居正的

關係而來的這段歷史典故，據高啓圭教授說，是在民國十四五年，他在武昌高等師範（武漢大學前身）念書，聽龔先生課堂裏說過。於是，除了李少陵教授的分析考證之外，也還有好多人為同樣的指陳。如余遠謀「九頭鳥歌」：

「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湖北佬」。

誰將此鳥比鄂人？齊東野語無稽攷。

我在鄉賢口得之，從頭說與君知道：

「明祚遞傳至世宗，官規不整忠良少，

貪污風俗入人深，朝士無人中不飽；

只有鄂人張居正，憂君憂國心如搆，

隆慶年間初入閣，有心盡把污塵掃。

後相神宗做少師，才施鐵腕整群小，

江淮地主不完糧，千家萬戶被打倒；

排斥權豪修庶政，亂未發生防得早，

為此與人結怨多，被人呪詛九頭鳥。」

此鳥蟄居數百年，天下滔滔誰改造？

武昌一夕鳥飛鳴，滿族政權難自保；

九頭微號稱鄂鳥，鄂人聽了不煩惱，

鄂造飛機有九頭，定能毀滅列寧堡（註四）。

民間傳說，甚至念到正德（一五〇六——一五二一）皇帝的頭上去。「湖北文獻」二十四期，「湖北佬來由的傳說」：

竟陵、周嘉謨，江陵、張居正，均在明朝正德皇帝出遊期間，先後為大家宰，代理國政。但竟陵、周嘉謨在先，江陵、張居正繼之在後，人人知有江陵、張居正，而不知有竟陵、周嘉謨。因為正德皇帝出遊

關係而來的這段歷史典故，據高啓圭教授說，是在民國十四五年，他在武昌高等師範（武漢大學前身）念書，聽龔先生課堂裏說過。於是，除了李少陵教授的分析考證之外，也還有好多人為同樣的指陳。如余遠謀「九頭鳥歌」：

之初，周嘉謨爲大家宰代理國政之時，正值國泰民安，承平無事；迨至周嘉謨告老還鄉，張居正繼任以後，皇帝又久遊未歸，各地王室藩邸和官吏，漸萌異志野心，張居正忠心耿耿，到處都派有情報人員，消息非常靈通，若有不軌，在未發動以前，即被制服救平。當然所委用人員，大部份均爲同鄉，而且精明能幹，處理事件極敏捷，故當時流傳的歌謠：「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湖北佬，皇帝出外遊，國政代理好。」但流傳到後來，只剩下上二句，下面二句就被刪除了。

這傳說，不盡合史實。自然是因爲小說戲曲的影響，正德皇帝爲老百姓所熟知的緣故。不過說張居正委派情報人員遍佈國中的事，倒是值得要確加考究的。按居正出生於嘉靖四年（一五二五），已是正德皇帝駕崩後的四年。他死於萬曆十年（一五八二）。至於周嘉謨（一五三五——一六二九），據「明史」卷二四一本傳，乃漢川人，萬曆十年，他還在當地方官，神宗末年方入朝，以迄光宗、熹宗兩代，史稱其「正色立朝，力持大議，中外倚以爲重」，他是後於張居正的一位大臣。

還有一個不合史實，但其情節敘述可資探究的傳說。

王博「九頭鳥考」（註五）說：「九頭鳥與湖北佬」，這話有兩種解釋：好的方面，說湖北人聰明，可量才重用。壞的方面，說湖北人奸詐，應敬而遠之。其實，真要了解這句話的淵源，

湖北人會感得驕傲。傳說明思宗時代，因朝政腐敗，官吏貪污無能，欺詐良民，政風壞到極點，尤其行政官吏與監察御史互相勾結，分贓營利，百姓怨聲載道，無從控訴。思宗聞知張居正品高清廉，即召他進京拜相。居正深知當時環境困難，曾三次奉旨而不敢接受。最後萬不得已，即向皇上提出一項由他保薦九位監察御史的要求，否則，寧以死辭。思宗破格允許。他拜相後，保薦了九位監察御史，都爲年輕翰林，奮發有爲，且都爲他的湖北同鄉，他們深察張居正的苦心與抱負，竭力報效，大公無私，頓使當朝貪污受到嚴厲制裁，政風革新，全國人心大快。那些受到整飭的貪官污吏，對這九位御史，莫不啣恨入骨，因而咒罵「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湖北佬。」如此說來，「湖北佬比九頭鳥」，真是鄂人一段光榮史績，實非以後訛傳那樣的用意。

按，明思宗係指崇禎（一六二八——一六四三），此時張居正死去，已將五十年了。民間傳說麼，常是這麼差前錯後，張冠李戴的。有趣的是，這九御史的情節與前引李少陵所述傳說，乃爲張居正的政敵，又相矛盾了。

假如更能多知道一些有關這條風土諺語的故事傳說，那麼，本文的分析，就可多所考證。

張居正的事蹟，大致如次（註六）。居正，明、嘉靖四年（一五二五）生，今湖北江陵人。十六歲舉於鄉，二十三歲成進士，爲徐階所器重。授編修，累遷至吏部侍郎。穆宗初立時，階爲首相，始引居正入閣。他爲人，頎面，秀眉目，鬚長至腹，勇敢任事，豪傑自許。然沉深有城府

，莫能測也。嚴嵩爲首輔，忌徐階，善階者皆避匿，獨居正自如。嚴嵩也很器重他。居正做事有魄力，有謀略，不避勞怨。神宗即位時，還未滿十歲，他與高拱、高儀同爲閣臣，其時宦官馮保兼督東廠，勢兼中外，權力日張。高拱示意言官劾保，並以意告居正。居正陽允，而私以語保。保訴於太后，謂拱攬權，太后聽之，令拱離職回籍。未幾，高儀病故，居正乃爲首輔。自致十年，賜資無虛日。

居正爲首輔時，年四十九，太后極畏敬之，不敢直呼居正姓名，而稱張先生。太后對神宗管教極嚴，稍有過失，必加訓斥，且說：「使張先生知之，奈何？」乃使這位少年皇帝，也很畏懼居正。而潛在了後來嚴刻報復的心理。朝中大政，皆由其獨力主持，他爲政以課吏職，尊主權，信賞罰，明號令爲要。澄清吏治，使賢而能者久於所任。整飭邊防，重用戚繼光、李成梁分鎮薊遼。在他柄政的這十年裏，內政修明，邊防鞏固，萬民樂業，紀綱整然，史稱明代閣臣，論政績當以他爲首。而朝廷對他信任之深，禮遇之隆，也爲史所罕見。

萬曆五年，居正因父喪去官，兩宮遣使慰問，諸臣相繼，倡說「奪情起復」之議，乃詔居正素服角帶，入閣治事。反對者，居正怒斥之，竟被廷杖或謫戍，御史也所不免，且被下獄。如此而受刑罪的朝臣，見於史冊者何止十人。其後居正歸葬辭朝，神宗賜以「帝養忠長」銀印，使密封言事。又令諸閣臣遇有朝政大事，不得專決，須馳驛江陵，請張先生處斷。神宗賜札，皆尊稱「

元輔張少師先生」。居正奉母還朝，所過撫按大吏越界迎送，襄王、唐王也皆出道相候。他母子一行，儀從烜赫，親者如堵。兩宮賜賚慰諭，幾用家人禮。萬曆十年，居正臥病，四月未愈，百官爲之齋醮祈禱，南京、秦、晉、楚、豫諸大吏，也無不建醮。居正以久病乞休，上諭慰留，且令閣臣，遇大事，至居正家研議。遼左大捷，進居正爲太師。這年夏，居正病逝，年五十八歲。神宗愴悼輟朝，遣司禮監護喪，賜賻極厚，贈上柱國，諡文忠。

居正既死，政治上的誹謗爆發。馮保以內倚太后信任，外恃居正勢力，在宮中專擅，早引起少年皇帝神宗的不滿，因而遷怒於居正。帝年事漸長，宮庭的享受，屢受居正諫止，雖曲從其意，心實嫌厭。加以朝中政敵以及江南貴家因逃稅賦受居正制裁而引起的怨恨，這種種因素湊和一起，使居正受到想不到的身後刑辱。導火線起於馮保被仇怨的中官張誠所控，說馮保與居正交結恣橫，指馮保家藏寶物賂天府。既請保，抄沒，果得金銀珠寶無算。神宗天性好貨，因疑居正也多蓄，益心豔之。而言官之好快怨仇者，還有朝中新進，遂紛起抨擊居正，甚至誣他聲威震主，有不臣之心。乃詔奪居正上柱國太師及文忠贈諡。萬曆十二年，命張誠至荊州抄了居正的家，得其諸子兄弟黃金萬兩，白銀十餘萬兩，而並無珠寶。張誠未至前，守令先封其門，等到開門已餓死十餘人了。居正長子禮部主事張敬修，不勝拷掠，自縊死。所遺血書，傳於世，是極悲慘的歷史文獻。次子編修張嗣修，弟都指揮張居易，充軍

極邊。居正母，年逾八十，竟無以爲養。內外臣僚，凡居正引用的，皆斥逐一盡。薊州總兵戚繼光，也貶調廣東。迨後三十多年，終萬曆世，無人敢爲居正白冤。熹宗時，廷臣才有稍稍追述居正的功績。崇禎三年，禮部侍郎羅喻義等訟居正冤。其後，日久論定，人益追思。此時，李自成、張獻忠作亂，滿清勢力大張，明代天下已無可挽救了（註七）。

居正新死，遭神宗如此恩將仇報，他士君子公忠體國的志操，後輩人仍然信守不移。其幼子允修，於張獻忠掠荊州時，題詩於壁，絕食而死。清兵破桂林，敬修孫同儉，以過客身份，竟偕同禮式相死節被執，諭降不從，令爲僧亦不從。幽囚四十餘日，整衣冠就刃，顏色不變。既死，屍體直立首墜，躍而前者三，慷慨從容，忠勇凜然。

或有說「天上九頭鳥，地下湖北佬」的諺語，出於清初滿人的詛恨。滿清入關後，大兵南下，遭到江南各地官民此仆彼起的抗拒，浴血奮戰，史難盡述。由於史可法發動，安徽、河南、湖北、江西，相鄰地區山皆抗清武力，尤見形勢強大。光緒間，羅田、王葆心「斬黃四十八砦紀事」形勢篇云：

鄂之蕪、黃、麻、羅，皖之潛、太、英、霍，豫之光、固、商、汝，皆陽濱而陰嶽，左揚而右荆，積旁薄之萬山，勢綿亘而不絕。其高者或挿天漢，其出入徑道隘，僅錯趾懸巖；左右列河環之，路阻谷深，搖駭心目。其山巔或平衍，饒水泉竹石之

居；其河入江、淮，有航帆運輸之便；平時可爲樂國，亂世亦保障之資焉（註八）。「前事篇」，指陳這一帶地方，當南宋既亡，義兵相繼崛起，以驅逐胡元相號召，爲明祖光復華夏，大大盡了前驅勝利的歷史任務。「統系篇」，概述抗清事蹟云：

思宗御世，寇逼中原；爰命安慶巡撫史可法因便利、連交攻，聯貫四省之邊腹而合治之。若皖之安、廬、池、太四府，豫之光、固、羅、山四州縣，鄂之蕪、羅、梅、濟、贛之德化、湖口，皆隸撫臣治內；始走徽山民，結砦團守，以遏賊踪。居民困於野掠，思少保安宅；豪家右族，出募資糧，板築教練，屹爲民坊。……及我朝兵定南方，諸砦則易其方針，群爲明守；檄諭不能下，困阨而不渝。始不忍國之亂，繼不忍國之亡；此蹶彼興，以衛土境，蓋六七年而後平焉。

山砦武力抗爭既敗，在蕪黃地區，這些難忘故國的遺民，就只有出以政治上不合作的態度。如有受滿清籠絡利用的，衆所共棄。乃使滿人爲官湖北者，莫不惱恨交加，無可奈何之下，因荆楚向多九頭鳥的往昔傳說，而編造了這句諺語，意思說，湖北佬爲了反清復明，一點也不怕死，九頭鳥麼，殺去一個頭，還有八個頭；又傳說，九頭鳥是殺不得頭的，殺掉一個頭，他馬上又會生出一個頭來，除非你一下子同時的斬掉了他九個頭。清代中葉後，這句諺語的傳述，意思却變爲譏諷了。

本文論述，雖上溯楚辭以來的神話傳說，只不過輯出一些材料而已，其細密考證，周延分析，還有待於高明。例如若是博覽明清史料，必能另有所得。

註一 乾隆己丑（一七六九）鮑廷博跋「赤雅」，說鄭露「南海奇士也，以忤邑令棄家走粵西，為猛女雲韓娘之客。」「赤雅」卷下：「肉翅虎，出石抱山，晨伏宵出，其飛也襍，常向鬼門關食人，為獠人射殺，余得見之。」

註二 清、顧祖禹「讀史方輿紀要」卷一〇八：「天門關，在北流縣西十里……其南多瘴癘，去者罕得生還，俗號鬼門關。諺云：鬼門關，十人去，九不還。輿地記勝：桂門關，元廉訪司月魯改名魁星關。洪武初，仍曰桂門關。宣德初，改曰天門關。舊志，鬼門關在縣南三十里。」

註三 拙文「回到了武漢」，記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由長安歸故鄉——「武漢這個了不起的水陸碼頭，真是居交通中心，為全國樞紐。但要是你旅行於此呢，不管你是本地人、外鄉人，你首先會對這了不起的水陸碼頭感到可怕，可恨，可惱，而不會愛悅它。只要你是攜帶行李走路，看啦，那人力車夫和碼頭夫，都會包圍你，毫不客氣的要敲竹槓。其實，說是敲竹槓，倒未免過份，他們最多也不過勒索你多出兩三倍的腳錢而已。」

說起一個人當旅行時的心理來，本來多花個一倍的錢，不會十分吝惜。可惱的，是在他們那一種但要金錢，不肯與旅客以絲毫方便的態度，使人最難受。是這樣，我從大智門到旅館，旅館到江漢關，過江的下船、上船，到武昌我寄寓的地方，這樣短路程所攤運行李的費用，花去了我們全家人由長安到漢口旅費的十分之一，將及十萬元。（凡按，當時老幼八人，大小行李二十六件，約三分之一為書籍與諺語資料）我還是本地人，又特別穿了軍服，不然，就更不知會怎樣的花費了。有一同情此痛苦的朋友說，咱們應該寫信漢口市長，碼頭夫運行李的腳錢，應該嚴格按規定行事，不能這樣任他們亂要，弄得一個個的旅客，為此太傷腦筋。……對此事，我是這樣看法：做苦力的人之想在旅客身上多撈點錢，這本不算什麼稀奇或太不對的事，所教我們感嘆非常的，乃是他們這種伸手要錢的態度。不像我們在北方苦力身上所見到的，給你一陣親切溫厚的感情，乃至是有禮貌的抱歉，說那種不過意的話「見了錢哪。」這兒只在伸手取了錢，纔向你說一句有情分的話：「點點數啊，行李不差。」你一定要說這些碼頭夫為惡劣不堪麼？却也有未嘗之處。你但一想起，往年一個碼頭夫，挑了重物，在租界地境內行走，默默

的一聲哼也不哼的；你再看看他們在輪船跳板上挑扛重物那付吃力，苦撐腳勁的樣兒；而且假設你更知道，每一個碼頭夫是如何的被剝削於一個頭老——那握有一個碼頭權利和勢力的工頭——你會同情他們的，你一定會深深同情他們的。問題只是他們工作的制度、組織，需要有一個新的安排，在待人接物上，當有一番教育。你說是嗎？中國旅行社招待所的侍應生，其親切服務，不是全與普通旅館的茶房不同嗎？」此文，三十七年一月間，連載於漢口「華中日報」副刊，收入「泡沫」，民國五十六年八月，商務印書館「人文文庫」本。

註四 民國六十二年七月，「湖北文獻」廿八期。

註五 文載民國四十七年五月七日「駱駝報」。六十五年五月「中國文選」一〇九期轉載。

註六 據「明史」卷二一三，「徐階、高拱、張居正列傳」，卷二〇五「宦官馮保列傳」，孟森「明代史」，黎傑「明史」，余守德「張江陵傳」，朱東潤「張居正大傳」。

註七 孟森「明代史」云：「明亡之徵兆，至萬曆而定。萬曆在位四十八年，歷時最久。又可分為三期：前十年為沖叻之期，有張居正當國，足守嘉隆之舊，而又或勝之。蓋居正總攬大柄，帝之私欲未

能發露，故其幹濟可觀，偏倚亦可厭，而若穆宗之嗜欲害政，則尚無有。純乎閣臣為政，與高拱之在穆宗朝，大略相等。至居正卒後，帝親操大柄，洩憤於居正之專，其後專用軟熟之人為相，而怠於臨政，勇於斂財，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，與外廷隔絕，惟倚奄人四出聚斂，礦使稅使，毒遍天下，庸人柄政，百官多曠其職，夷狄內侵，邊患日亟，初無以為意者，是為醉夢之期。至四十六年，清太祖公然起兵，入佔遼瀋，明始感覺，而徵兵徵餉，騷動天下，民窮財盡，挺而走險，流寇起而外夷交乘，明事不可為矣，是為決裂之期。」

民國六十一年八月，「臺灣文獻叢刊」第三〇五種。

註八

實踐三民主義
光復大陸國土
復興民族文化
堅守民主陣容

西洋政治思想史

著者 張翰書

定價 上冊 四二元 下冊 八二元

一部西洋政治思想史，所涉範圍既廣，包羅典籍尤多，本書所涉典籍，不乏艱深難解之類，為清晰醒目，免致沉悶起見，表達力求淺出，且綱目條理分列較詳，俾可一覽而得其旨要。

為使讀者對西洋政治思想發展變遷之大勢，獲知梗概起見，本書乃就十九世紀末以前之歷代大師，自上古之柏拉圖降至近代之斯賓塞，依次述其政治理論之精義與影響，同時兼及各家之生平事略暨時代背景，期能深刻了解，融會貫通。

又本書敘述解釋，一本客觀忠實之態度，總期盡符諸家原意；凡有所徵引，必詳細註明出處，以便查考，間有論評，則分別綴於各章之末，藉明得失，而供取捨，堪稱一部脈絡分明，易有所得的參考史料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地址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七號
郵政劃撥儲金帳戶：一六五號